

## 印度世界精神组织嘉年华会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至七日，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表演，受到来宾们的欢迎，主办单位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奖牌并献上哈达致敬。

艾哈迈达巴德是印度第七大城市，有着著名景点阿布山。此次盛会在阿布山下的大型庄园内举行，数千位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地的博士、医生、公司总裁及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参加。

嘉年华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的壮美乐音中开幕，大会主席致词时说：“谢谢天国乐团，这些来自天国的使者们，带给了我们神圣的讯息。”

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来



天国乐团在印度阿布山下演奏 右图：主办单位向天国乐团代表颁发奖牌并献上哈达

宾介绍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上亿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心健康。他们并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来宾们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不可思议，纷纷签名表示反对活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在第二天的大会中，天国乐团成员上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气氛充满了整个会议厅。与会者对学炼法轮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位年长的博士急切地询问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等相关著作。闭幕式当天，大会秘书长特地向天国乐团成员致谢，并用英语说“法轮大法好”，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应暴力迫害善良和平的好人，邪恶不久就会走到尽头。”◇

## 澳洲最大英文媒体揭大批患者去中国换器官

（明慧记者夏纯清墨尔本报导）近日，墨尔本一位肾脏外科医生在接受澳洲传媒巨擘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 Media）记者采访中提到，他的病人成团大批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间接印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

费尔法克斯媒体旗下的墨尔本《时代报》和《悉尼晨锋报》，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的文章，文章说全澳大约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器官捐赠者，但捐赠者的数量远远不够，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万人口中只有 13.8 人捐献。

澳洲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四年，当患者苦苦等待器官的时

候，“在中国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说法在患者的圈子里流传着。

费尔法克斯媒体记者询问古德曼医生有关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过肾透析患者突然消失，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躯干上多了一道疤痕？

“很多次，”古德曼医生说，“大约五年前，他们集体去了中国，回来后带着移植好的新肾脏。据说，捐献者是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组织类型早已经匹配了。”“我强烈反对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医生说，“这对捐献者是一种侮辱。”

中共每年处死的犯人在两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中国有两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二零零八年中国肾移植累计八万

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例，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

澳洲《新闻周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了评论文章《中国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被强制摘取器官’。”“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说：“任何情况下，病人都不应接受这样的器官，因为这违反基本道德良知，是反人性的。”◇



# 走出怨恨 迎来崭新人生

【明慧网】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告诉我，要煮三餐，要伺候婆婆、小姑、小叔，她的要求我照单全收，但是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让婆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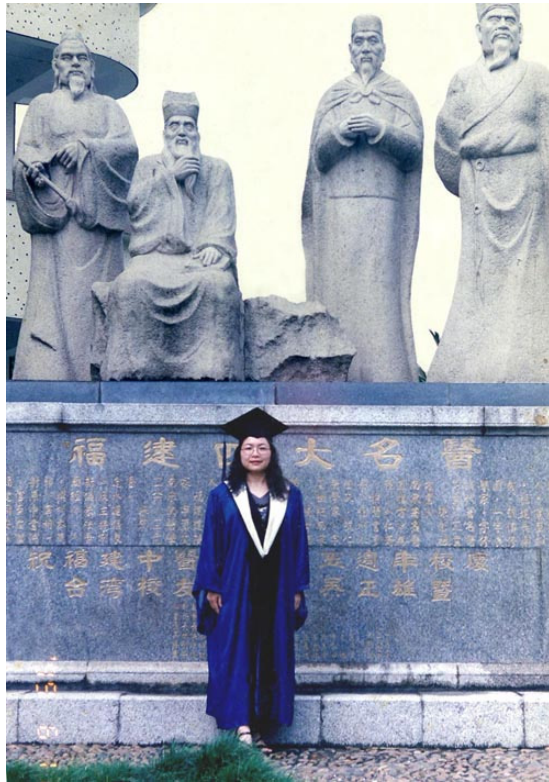
一天，丈夫的堂嫂来访，婆婆听到堂嫂的叫门声就冲进厨房，我正在洗碗，她一下把我推开，自己洗起碗来，等堂嫂走进厨房，婆婆就跟她说：“你看，我娶这个媳妇，饭也是我在煮、碗也得我来洗，她什么都不做！”

怀孕期间，我孕吐得很严重，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全身无力，无法正常做家事，婆婆却对我大吼：“骗人没生过孩子啊！不要装了，赶快去煮饭！”

我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总是这么对待我，对她的怨恨与日俱增。婆婆是个烧香拜佛的人，对人却如此不善，我从心里反抗着她。

我母亲经营中药行，我对中药也很感兴趣。一九八九年，我有机会前往大陆学习中医，此后十年的时光，我两地奔波，于一九九九年研究生毕业。

此后，我也跟母亲一样开店经营中药材。一天，顾客王小姐很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转法轮》，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书收下，但一直没有看。



台湾的杜鹃女士

直到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阅读，这一看感到非常震惊，书中讲述的做好人的道理深奥又简明易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正是我人生疑问的答案！我激动地打电话给王小姐，感叹世上竟然有这样一本书！

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由怨恨婆婆转而感谢她。做到这一点很难，我能做到，凭借的是法轮大法的力量。

我读到李洪志老师在《澳大利亚法会讲

法》中讲的：“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这时我对自己十分懊恼，因为婆婆还算不上是什么敌人，我竟然无法爱她，这怎么能行？

我试着去理解婆婆，看到她的一生确实受了很多苦，我开始怜惜她，从对她的善意理解中又生出了更多的宽容。另一方面，我开始感谢婆婆，当初正是因为她，我才在逆境中被激发出超常的毅力，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了医学教育，学得一技之长。

最后我发现，我已经原谅了婆婆，也解脱了自己。

如果没有大法，我还浸泡在怨恨里，自己都快成了跟婆婆一样的病态者，思维被气恨的情绪牵动着，十分痛苦。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做到“先他后我”、“先为别人着想”，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我变得理智、包容。而我发现，所有对他人的善心善行，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遵循“真善忍”去修炼，我的智慧也不断被开启，对各种专业知识，包括医书里没有的、教授没教过的、临床没学到的，都有所领悟。法轮大法让我迎来了崭新的人生。（文/杜鹃）◇

## 炼法轮功一个月 尿毒症痊愈



【大陆来稿】二零一三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云南打工的刘重生（化名）忽然被腰痛折腾得死去活来，翻来滚去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支撑着病体回到湖南澧县老家。妻子和儿子急忙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尿毒症，高血压（200/100mmHg），双肾肿大，肾功能丧失，排尿困难。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透析。

刘重生陷入两难境地：俩口子靠打工挣钱，透析得花多少钱啊！签字住院吧，没钱；不签吧，人家不给治，怎么办呢？想到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的妻子，他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医生办公室对妻子说：“咱回家吧，你带我炼法轮功。”

医生把他妻子拉到一旁说：“放弃治疗等于是等死，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妻子将医生的话告诉了丈夫，刘重生拔掉手上消炎的针头说：“走，咱回家。”

回到家，妻子安顿他躺下，放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听着听着刘重生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认真地跟着妻子学炼功法动作。刚开始，只能傍着床沿比划；第二天能站直身子炼了；第三天腰不那么痛了，也能吃东西了；到第十天左右，能正常排尿了；不到一个月，体重从入院时的一百二十斤增到一百五十多斤。

夫妻俩到医院去复查，检查结果：血压由入院时的200/100mmHg降到140/80mmHg，肾功能指标一切正常。

手捧报告书，刘重生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啧啧称奇，说：“炼法轮功一个月，尿毒症不治自愈。法轮功真神了！”◇

# 父母被持续骚扰 十四岁孩子在压力下离世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王文兰，女，一九九六年（六岁）开始修炼，生前为双城市第八中学一年级学生。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发起的政治迫害运动一次次的对她爸妈关押、软禁、限制人身自由、罚款等非法行为对小文兰已经构成了不小的伤害；在孩子随妈妈一起进京上访后，曾遭到中共恶人到学校的班级中多次的威胁、恐吓、骚扰，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共的这场迫害夺去了小文兰十四岁宝贵的生命。

文兰小的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发烧，爸爸妈妈竭尽全力呵护着这个小生命，却没有更多的办法使她好起来，一九九六年文兰和爸爸妈妈一起修炼，疾病很快好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爸爸因被学校的人看了起来不能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十九日文兰和妈妈、姐姐、双胞胎妹妹一起去北京上访，她们到信访办，那里有人把着门不让进。她们又到了天安门，被天安门警察非法抓捕送到双城驻北京办事处，被关押两天后又送回双城看守所关

押两天后释放。双城市警察勒索她们母女回来的车旅、用餐费二千五百九十三元，都是从文兰妈妈的工资里强行逐月扣除。加上爸爸被强行扣除的“罚款”，总计有一万元之多。

小小年纪的文兰，学法后也学会了守心性，用“真善忍”的标准去衡量。一次她和双胞胎的妹妹在路上走，妹妹文红看到地上有钱，就问姐姐：这有钱捡不捡？文兰对妹妹说：咱是修炼人，不捡别人的钱。回家后小妹妹跟爸爸妈妈说了这个事，爸妈鼓励她们说：你们做的对。小文兰很善良，性格比较内向，从来不发脾气。一次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阿姨在后面骂文兰，文兰回家跟爸爸说：我在右侧走没有错呀，那个阿姨骂了我，我没吱声。孩子把自己心里生气的事说给爸爸听。爸爸告诉她：这不是好事吗，你咋生气呢？不管你对还是错，她骂你你就说：对不起阿姨。这心性关不就过去了？文兰很后悔自己没守住心性。

在第八小学任教的爸爸被学校的人看了起来。文兰在学校上学，班主任老师搞诬蔑大法的宣传，文兰听

后痛心的趴在书桌上哭了。爸爸知道了就告诉她：你怎么不站出来证实法呢？文兰从北京回来后，黑龙江版和派出所的包片警察王勇多次到第八小学骚扰过她，使文兰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王文兰亲历了这场邪恶的迫害，那些恐怖的日子经常在眼前浮现：爸爸在学校被看起来三十四天；妈妈有时也离家在外暂避迫害；姐姐因拒绝写污蔑法轮功的文字两次被学校开除送回家；双胞胎的妹妹文红和自己一样生活在经常被监视和歧视的氛围中。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和父母的呵护；和亲人的一次次的生离死别终于压倒了她弱小的身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二日她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

参与迫害的相关单位及个人：

双城市公安局局长张国富

双城市“610”办公室

双城市驻北京办事处

双城市公安局东风派出所警察王勇

双城市第八中学保干：宋文斗（已遭报死亡）。

## 张金库被呼兰监狱迫害致大小便失禁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的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现在呼兰监狱以绝食、不说话的形式抗议迫害。张金库的家人十月十日到呼兰监狱探监，监狱一王姓科长以不配合“转化”为由，不让家属接见。张金库现在监狱医院，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

张金库等十四名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被绑架，依兰县法院从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先后五次对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分别对十四人非法判刑三年至十三年，其中张金库被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迫害。

张金库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看守所时，身体就已经被迫害致非常

虚弱，二十多天水米不进，人奄奄一息，看守所怕出人命不敢灌食，把张金库抬到依兰县中医院抢救八天。当时张金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被警察二十四小时监管，警察心虚怕人知道真相，不许家人探视，不让家属外传张金库的病情。

张金库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张金库家属多次到依兰县的看守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去要人，这些所谓的“政府部门”互相推诿，拒不放人，根本就不顾张金库的死活九月十九日，法院让看守所通知张金库的家属于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会见，并哄骗家属：会见完该送走就送走，该放人就放人了。其罪恶目的是不让家属继续要人，等到九月二十一日，警察用担架强行把不能自理的张金库从依兰中医院三楼抬到囚车上，劫持到佳木斯

监狱继续迫害。佳木斯监狱狱警给张金库野蛮灌食。据悉监狱医生说张金库长时间绝食，每次灌食只能灌一点，灌多了身体容易承受不住。然而佳木斯监狱恶警根本不顾张金库死活，第一次就灌了一葡萄糖瓶子的奶粉，导致张金库极度痛苦，耳朵听不清声音，下身麻木、头昏，吃啥吐啥，身体特别虚弱，只剩一把骨头。

张金库的家人要求办保外就医，佳木斯监狱欺骗家属，说九月二十九日带张金库去做鉴定后就放人。结果家属九月二十九日打车去佳木斯监狱准备接张金库回家，没想到佳木斯监狱已经把张金库、莫志奎、徐峰、孙文福、李大朋等五位法轮功学员转押到其它监狱继续迫害。家属追问被关押地点，恶警骗说是哈尔滨的监狱，过了好几天，在家属的再三要询问下，佳木斯监狱才告知五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呼兰监狱。目前，张金库在呼兰监狱已经被迫害得大小便失禁。



# 无愧良心 才能活得坦然

今年九月之前，罗马尼亚八十八岁的前典狱长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还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和政府配给的舒适公寓。

但他的好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他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这是罗马尼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的罪犯，终会被清算。

在中国，中共江泽民集团因为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不同于中共信奉的假恶斗，而发动了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共甚至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同时干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今，迫害元凶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已在世界三十个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欠债必还，这是上天制定的法则。上天也以种种途径向世人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并给人指出“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坦途。望追随中共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多思量。◇



当年酷刑折磨政治犯的 Ramnicu Sarat 监狱。①当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监狱服务的维西内斯库 ②88 岁面临审判的维西内斯库



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央视镜头显示，刘春玲是被打死的。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②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被弹起 ③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回忆

【明慧网】我是一个全国知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共在死刑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以下是我亲眼所见。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科室领导派我去取一块人体组织，作为实验室切片用。我来到病房大楼一楼的房间，床上躺着一位约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从裸露的双下肢看，他身体非常健康、结实。我去时，见他的胸腹已被切开，肝、肾等器官已被取走，一位眼科医师正在取他的眼角膜。我向主刀医师要一块食道组织，当医师在他胸部切取时，我突然发现

他的左小腿在抽动，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是活体摘取器官。我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取下的食道组织放在纱布上，食道上有许多鲜血，软软的，还有一些温热。

这时外科医师抬起头来向周围的人嚷道：“还有没有要组织的，赶紧啊，我们要缝合伤口了……”我听旁边人说，男青年是个死刑犯。那场面、那架势，活像在屠宰场一样。

即便是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医师们拿着需要的器官陆续离开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所以多留了一会儿。我看到死刑犯的胸腹部切口被缝上后，主刀医师和助手离去。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走上前来，双手捧起手术床上的鲜血，“啪、啪”地往死刑犯的脸上撒，做成犯人被处死时鲜血喷溅在脸上的假相，另一名警察赶快对着犯人面部拍照。一切完成后，警察将尸体用厚橡胶布裹严实，放在手术室的墙角，待送火葬场。

后来听人说，许多医院都与法院套近乎、拉关系，就是为了开展这种私下交易，医院取得新鲜的器官用于移植、实验等，而法院也能从这样的交易中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这样的邪恶交易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大陆各大医院普遍发生着。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很难过，行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行为，令人何等悲哀！我们真应该深深地反思，不再与邪党为伍，重拾生命的尊严，重拾医者的仁心。◇



油画《活摘器官的罪恶》